

標

孟

標孟卷之五上

新安汪有光謙子甫評

弟汪有聲駿子甫校

男汪啟學仲效甫編

斷折辨雅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

本要原身
意卻解公
明高意水
月鏡花

反復重疊
愈不厭如
耽附縉但
見蒼翠

卷之三

卷之三

心○爲○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
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
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
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

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
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結。得。悠。然。

何爲其號泣也。則吾不知也。是非爾所知也。於我
何哉。只此發端處。幾重謎語。已自煙波撩人。當日
歷山一泣。不但天下後世人不能代爲之解。在舜
當日。原自不能知。不能解。惟其不能知。不能解。所
以爲怨慕。不但往田之日。是箇怨慕。直至有天下
爲天子之日。總是這箇怨慕。窮天罄地。極古今來。
人情世態。左磨右勘。總形容這箇怨慕。不出一部。

離騷從此結胎。○怨慕二字豎起一題。可謂沈鬱之至。迺其行文。卻運得如許壯麗。如許飛舞。豈非神筆。○日帝曰天下之士。曰人之所欲。曰人少。都是起照。日帝使其子云云。日帝將胥天下而遷之。日人悅之好色富貴。都是起用。照用雙彰。宜乎有神有色。有氣有勢。○人字是一篇丹頭。本說舜。卻說人人字。層見。養出太孝終身慕父母一句來。○須看其陡開陡合處。凡四開四合。俱開得極闊。收得極緊。然則舜怨乎來路本緊。接以長息。問於公

明高。開得何等闊。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收得何等緊。接以帝使其子云云。開得何等闊。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收得何等緊。接以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開得何等闊。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收得何等緊。接以人少云云。開得何等闊。結以大孝終身慕父母。收得何等緊。通篇。駕空。飛行。不下一實筆。如何爲怨慕。孟子說不出。託之公明高。公明高說不出。又費孟子重譯一番。此何等樣筆法。但粗淺言之。則代法也。孟代公明高。

意中語借公明高代舜意中語婉轉玲瓏七穿八透。真是無上神品。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一段。陡現神通。光怪陸離。篇中之獨拔也。如窮人無所歸。已自截斷。下文天下之士云云。起頂開說。不安不順。父母句突下。四箇不足解憂。直是天馬行空。到惟順於父母句。方始跌破。梅花倒插。此種筆路。極是迷人。又極動人。人少段。又變出一層波瀾。上分開此分架。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

頌性

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

奇下起議論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

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

大奇

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

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

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

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

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

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

象○發○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
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
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
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
奚○僞○焉○

問舜之不告而娶可也。妻舜不告一問。豈不詭異。
開章說娶妻不幾句。忽轉一局。不是說娶妻。豈不

就此二句
又生一折

詫異完廩段。生隋絕倫。使人耳目一易。生魚段。字
字飛動。又使人耳目一易。如異山異水。煙雲徑路。
無一不異。此種異文。使人讀之。脫書卷氣。一不
告而娶。一象喜亦喜。截然兩開氣脈。自貫與思狂
士章同格。完廩段。問繁答簡。生魚段。問簡答繁。
○生魚一引。與本事絕不相倫。所以爲奇。○摹寫
象口角。校人口角。地湧金蓮。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仁人句絕
下文筆抄
流煙

富貴句絕
下文筆抄
流煙

故謂句絕
下文筆抄
流煙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精上生下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
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
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
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
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
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

謂也。

封之也。或曰放焉。七字爲句。折腰體也。本是一套。無兩事。萬章卻分出兩箇問頭。孟子只是歸到親愛一路。正惟一箇要分作兩路。一箇要併做一路。而文之滅沒奇崛。遂從此生。萬章前一問內藏兩案。均一不仁。而或誅或封一案也。有庠奚罪。又一案也。孟子只把封第一著說明。留下有庠奚罪一案不說。問之所有答之所無。後一問只是一箇放字。孟子既把放字辨明。急用雖然一轉。仍繳到

親愛上去。且源源而來。常常而見。一段話頭。又是補前意所不到。問之所無。答之所有。有庠之人。奚罪焉。於前段。遙遙一呼。豈得暴彼民哉。於後段。遙遙一應。斷續滅沒。灰線草蛇。仁人固如是乎。上意已完。加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二句。封之。有庠富貴之也。上意已完。加身爲天子弟。爲匹大。可謂親愛之乎。三句。故謂之放。上意已完。加豈得暴彼民哉。一句。都是餘波蕩漾。文家云。筆杪流煙。又云。玉人歸去。楊柳遺煙。皆此類也。

文綉光合
急接堯道
下替股又
生一折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子。侯得能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
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
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
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
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
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
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
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

而子也。

雄辨確據。錯落紛披。直至滿盤掃空。令人口塞。末忽將起段。抽出一句放活。所謂棋無盡殺。看到此令人欲飛。辨臣竟處開口急將堯老舜攝一句送過。然後從容引書引孔子語印證舜攝二字。辨臣瞽瞍處。且不提起孝子事親事。儘興將讀詩之法縱論一番。極其痛快。然後收迴本旨。一先實後虛。一先虛後實。雄辨之中。節以閒神。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更奇

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

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

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

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

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

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

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

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

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
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
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
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
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
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此之謂也。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立案。仍以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一句了案。此正文也。舜相堯以下。則
文外波瀾也。正文中許多層折。卻清空一氣了無。
指實而當年情事盡留在波瀾中。點染顏色。虛虛
實實。布格靈變。○前半隨問隨答。層層折折。煙波
縹渺。舜相堯以下。敘一兩句。隨斷一兩句。蕭蕭疏
疏。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別是一種風致。○天子
能薦人於天一段。勢如天馬行空。是此篇大開局
處。○第四轉中。只明第三轉語。此近鎖也。第五轉
中。又倒明第一轉語。此遠鎖也。○舜相堯一轉。水

窮雲起。別轉出一段議論。是問目所未及。而居堯之宮。忽作反勢一掉。矯矯如舞鶴之盤空。戴忠甫云。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

四句。開局。

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

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

就君之子開說

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

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

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

懷○盤○二○句

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唱○歎○

明○言○天○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

不○明○益

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明○言○天○不○廢○啟

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

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
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
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結。更。高。

前半以舜禹之有天下形益。後半以仲尼伊尹周
公之不有天下形益。前半尙遊方之內。後半全是
遊方之外。插入仲尼尤爲天外一峯。天與賢四
句開局。至皆天也四句了案。此正文也。匹夫以下

五段。則文外波瀾也。大槩兩轉局。與與舜篇同。但前篇前虛後實。此篇前實後虛。各具一勢。○本論禹益。忽及朱均。忽及仲尼。忽及桀紂。忽及伊尹。周公。忽總收起。益伊尹周公。忽將唐虞夏殷周一併收起。忽伸。忽縮。忽分。忽合。其鬼神於文者乎。○楊復所李溫陵戴忠甫三公。俱在詳畧伸縮處著眼。而戴又云。丹朱一段。以舜禹益反覆較論。極錯綜穿插之勢。且文情酣暢。更無臆義。至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已了。上案匹夫一轉絕處逢生。自此以下。

若斷若續。愈出愈奇。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囁囁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從天生民
說起倒折
上身來便
得勢結用
反掉又得
勢

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
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
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以堯舜二字豎起一題。就把堯舜二字直貫到底。每一轉幻出一境。百萬樓閣。憑空飛來。若贊言之。只是湯三往聘。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兩句便了。此把就湯一句立定骨子。此句以上俱在題前布勢。此句以下全是文外戲弄。煙波神龍威鳳把捉不得。總是借伊尹發明吾輩出處。鄭重耳不必伊尹當年有其事。有其語。古人著書。往往借題寫意。徐揚貢論枕中書。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蘇批壘上一句。吾豈若使是。

君云云。蘇批下排三句。疊法排法似相近也。而不相通也。疊者疊上也。若累棋然。蓋危而不墜。文家積勢法也。排者排下也。謂其勢引而長也。如時文之有排段。排而長也。故曰疊法排法相近而不相通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是虛接法。聖人之行不同也。又是虛接法。此虛接法。最是文家三昧。虛接者。上下文皆實境。中間用幾筆作虛渡勢。作家得之。使讀者一唱三歎。流連往復而不能已。如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之下。分明可接入未聞。

有割烹要湯之事矣。蓋上下文情緊相接應。已如磁針相引。乃卻多轉幾筆。然後折入未聞割烹句。故謂之虛接法。比如主司城貞子下。儘可接入若孔子句。偏於氣脈緊相湊合處。忽插吾聞觀近臣二句。雖勢陡節促。無此閒許多烟波。然矯健有力。便可當作兩扇文字。故亦謂之虛接法。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於衛主顏讐，山一句了當。突地風波，就手又起。二證一以不主彌子證，一以主司城貞子證。而癰疽瘠環不待奏刀已自若然，可見好文字多是離燈。

取影。引顏警由。引彌子。就以衛事辨衛事。絕妙
機鋒。不離本色。不悅魯衛一轉。奇峯飛來。篇中
獨拔。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
也。百里奚。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
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
公之爲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不於要素穆置辨只以去虞霸秦兩節事反覆低徊看來孔子所主篇一味起照此篇兼起照起用孔子所主篇在題左題右著筆此篇在題前題後著筆總無一句墮窠臼中合看二篇文章之事思過半矣○晉人假道一段去本問絕遠卻漸說向

本事來。正在有意無意。不卽不離之間。因悟絕不
相于故事。一經妙手。皆成作料。絕無考據題目。一
味白戰。皆可撰出一篇妙文。天下原自無枯題也。
○所辨者。于秦穆也。錯綜紛披。幻出六層文字。首
層急點出此意。下數層俱淺放過。第六層又急點
出青蜓點水。或著或不著。尤須於淺放過處。看其
戲弄烟波。百態橫生。使人心目無主。察其文情。
只從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句生出。可見
縹渺恍惚文字。不是一味用意思人。可以邀倖一

筆。

標孟卷之五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

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鏡○花○水○月○

前以三聖人影孔子借照於人。後以樂與射影孔子借照於物。多方形容宛然。形容不出。此爲妙於形容。○四聖人平列四案。各以一字斷之。再提起孔子特說不復繳出三聖人而隱隱隆隆總在裏許。從來孔子贊此爲第一。曰神奇。宰我次之。曰簡

老子貢又次之曰正大有若又次之曰恣肆又次則太史公世家贊曰淡遠中庸祖述篇又其次矣曰奇在一結。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

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

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爲差

只不挾貴
一條生出
二條糞貼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
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
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
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

此條以述
爾代敘事

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斷制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

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

斷制

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

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斷制舜尙見帝。帝館甥于貳室。

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

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斷制者。文章之殺氣也。此文起繳過遞。常帶斷制。

所以骨節都響。○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俱躍躍欣賞之詞。至然終於此而已矣。一折忽然劈面打下。真是虎威叵測。龍性難馴。誰敢捋其鬚。批其鱗乎。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

三折

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
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
閔不畏死凡人罔不讒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
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
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
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五折作將比今之諸侯
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

四折

下

三

釋○快○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

又○說○孔○子○生○一○折○

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

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

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

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總是要發明士君子行道苦心耳不得此幾拗則

畢世寫不出可見拗之一字法力最大○受交際

何心也。事道也。爲之兆也。卻不。一句說破。一路層層折折。翻花滾浪。恣其文情。然後從翻花滾浪中。躍出此意。以正旨。寄容位。活如游龍。此文無數轉折。卻一氣直下。台間答看。迺得其反覆激昂之勢。史記孟子七篇。與萬章同事。故萬章一卷。尤爲獅子雙吼聲。振大千。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

起○峯○頭○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正意只立朝道不行一句。前面全不說出。反將爲貧而仕。疊疊恣說。意本如此。而文卻如彼。至末句一躍而出之。覺以前句句都是擊射。此句真腕中有神。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

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
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
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
亟餽。歸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北而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倂。
蓋自是毫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
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
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忽又轉入
前意烟波
迴環

標孟

卷之五

三

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
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
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結得斬截

一篇凡八折。自一折至五折。全用退一步法。一毫不
露圭角。至第六折中。放出子思不悅一段。稍稍露
出圭角。然但言魯繆公失養賢之道。不言養賢應
當如何。仍是忍住一半。不欲說出。至第七折中。方
說養賢之道。然只說得養賢未及尊賢。仍是忍住。

一。半。不。欲。說。出。至。第。八。折。不。因。問。頭。自。起。一。頂。提。
出。堯。之。於。舜。來。方。是。正。論。王。公。尊。賢。將。欲。揚。之。必。
固。抑。之。文。之。沈。鬱。頓。挫。者。也。○。前。五。折。說。士。守。禮。
把。士。壓。在。地。下。後。三。折。說。君。尊。賢。把。士。擡。在。天。上。
而。轉。換。處。不。見。痕。迹。讀。之。但。覺。詭。譎。異。常。○。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到。此。處。在。他。人。定。要。露。出。身。分。
來。了。○。仍。不。與。他。決。破。最。是。文。章。祕。密。機。軸。○。不。識。
可。常。繼。乎。只。一。句。過。到。君。上。去。如。月。移。花。影。使。人。
不。知。不。覺。極。是。轉。局。妙。境。○。子。思。不。悅。子。思。不。受。

上段說過卻留下子思以爲鼎肉一段意思於隔
段中了案可悟斷續出沒之妙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
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
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
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
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
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本邑禮尤明繆公亟見於

文勢激昂
疏若語折
一句語與
然則治天

下獨可耕
且爲與包

注同

一
下

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
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
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
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
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之招。招虞
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倒○抽○研○化

文○特○未○絕○就○中○

旁○引

一○句○較○承

補○法

指起

黏上賢人字

又黏門字

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

又黏路字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不傳質
居臣暗應

通篇以德位二字作主張德字是正旨位字是借作波瀾然篇中起伏抑揚全是取位字爲用神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諸侯一抑往役二抑子君

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三抑。虞人不敢受大夫之招。庶人不敢受士之招。四抑。君命不俟駕。五抑。此五抑皆從位字上生得。此五抑遂使一篇文字詭譎變化入地出天。神品神品。○文字有權有實。有縱有奪。自然上下抑揚。勢如生龍活虎。至於一篇之中。變態屢呈。此文尤爲獨步。○開章至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正文已竟。下文隨證隨解。都是文外波瀾。引子思本色證也。引虞人格外旁引也。本色證明。格外旁引。幻明則知其來路。幻則不知。

其來路矣。兩引證下。俱有重加洗發之法。子思段。就子思言下。洗發子思言下之意。不離本色。虞人段。不洗發虞人意。從孔子贊虞人言下。洗發孔子贊虞人之意。則於格外之中。又幻出格外矣。子思段。洗發子思意畢。急以而況。可召與一句鎖住。虞人段。洗發孔子意畢。且不關鎖住。再生出敢問招。虞人何以一轉。則又不知幻向何處去矣。問招。虞人何以答。以以皮冠。亦自可了。無端添出。庶人以。旃三句。更說遠了。不期一筆兩筆。又就收迴本旨。

兔起鶻落。杳無去路。來路而諦觀之。離而能合。斷而可接。當於此玩其空轉之妙。○老蘇批子思段本色證尤明。謂其比旁引。虞人較爲明切。使後人易學耳。若論文法。虞人段奇幻飄渺。當更勝然。一明。須一幻。一幻。須一明。二者不可缺一。○欲見賢人以下。已是餘波。詠歎孔子君命召。一轉。更是水窮山盡處。又現出一水外。水山外。山結句不結之結。水月鏡花。悠然無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間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標孟卷之六上

新安汪有光謙子甫評

弟汪有聲駿子甫校

男汪啟新又日甫編

兩層出落
有風度

前四句活
末二句煞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爲仁義猶
以杞柳爲柎捲。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柎
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爲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奪他一爲字來換卻戕賊字便自機鋒逼人。爲則不順矣。只一順字輕輕點化意已躍如所謂引而不發。句法嫩柳臨風章法亦復嫩柳臨風。總不說破如何爲仁義故得如許戲弄煙波。此文情所自生也。

兩層出落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

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主橫。孟主縱。機鋒相錯。電擊星馳。決東則東。決西則西。告子論性。早已落於勢了。若云此勢也。非性也。便一口說完。那得如許飛舞。方說水無不下。就著水有不下。硬生一折。雪屋銀山。不可追視。戴云兩路截攻。無可逃遁。有前段不可無後段。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獅子滾毬。不離不著。而毬中獅子。躍躍欲吐。口中徹極。筆下活極。徹而活。故言外有言。活而徹。故短言可當長言。無言可當有言。閒閒請問。總不與他說破。凡文字。惟不說破。最是令人起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

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告子說道理。孟子卻不與他說道理。浪滾花翻。風無色相。食色句。本非埋伏。末段。卻似埋伏。嗜炙段。本非照應。首句。卻似照應。有意無意之間。天機湊泊。白雪章。疏梅兒點。白馬章。海棠半綻。以上四章。告子之論。居然印泥畫沙。了無疑問。他一生不得。勿求病痛。抖底畫出。然躍馬橫戈。屢敗屢進。孟之告。莊之惠也。患與告皆郢人之質乎。其質不死。其喙長鳴。敵乎隣乎。壯哉。孟子之論。就窠打劫。全不起爐作窠。

水窮處起

從嗜炙脫
出而也字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
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
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
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
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問之曰敬叔
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
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更冷

只此一問
便自風發
庚湧雲蒸
霞變

兩人機鋒相錯。浪滾花翻。使人目迷。○往應之曰。在位故也。一語已足。迺故翻出敬叔父乎一段來。分明仍是伯兄一段說話。改頭換面耳。然使人日迷心亂。不覺墮入彀中。全在此。○伯兄段機頭已斷。另換新機。文家三昧。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

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小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身。夷。也。故。好。是。懿。德。

諸子說性。孟子不輕易與他說性。且與他言情言
才。何謂性。何謂情。何謂才。楊復所云。性。根也。情。萌
芽也。才。生意也。惻隱之心。八句。畫出箇萌芽來。惻
隱之心。仁也。以下。畫出箇生意來。至末節。物則乘
機。等語。方逗漏到根上。一篇機軸。全是用逆。以
不深入。故筆陣得以疏落擺脫。乃爾末段。幾入理
窟矣。然看來。孟子竟不曾著一筆。只是引詩。只是
引孔子說詩。且孔子又只是以詩說詩。不曾於詩

外另設一筆理學風流逸韻翩翩。本是說善卻著若夫爲不善二句。或相倍蓰二句。以不善逼出善來置之死地而後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麩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

以非殊字
變作同字
又以同變
似字一轉
精神煥然

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方入木意

不云至此也變文

出數句作波瀾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應○聖○人○同○類○
○又○以○口○字○結

從麤麥說起。引到凡同類上。從凡同類。引到人上。到了人上。從足說起。引到口上。從口引到耳上。目上。從口耳目引到心上。抽蕉剝笋。鬆脆可愛。同字是篇骨。卻乃從麤麥處躍出幾箇同字來。如此伏案法。匪夷所思。龍子段沒緊沒要。最是襯貼佳境。看古文須著眼此等處。聖人與我同類。一提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一應開閣極大。

虛提與我同類一句。至末方點出心之同然。極有含蓄。故曰口之於味數句。再數一遍。似複似贅。妙有敲打獨無所同然乎。所同然者何也。連用兩句。虛喚風流欲絕。徐揚貢論枕中書。蘇於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句。批徑接二字。爲上文有雖有不。同一曲。故此不嫌於徑。又下文有無數波折。故此更不嫌於徑。所謂緩脈急受也。故龍子曰以下。又是急脈緩受。故批徑接二字於中。則前後緩脈曲勢。俱此二字影出。自起而轉而又轉。到至於心句。

門段對說
滋味有味

如層巒疊嶂。蒼翠插天。口耳目三段。連山斷嶺。一段一變。獨口之於味。段一往一復。峯勢紆迴。耳目兩段一正收一反掉。各自成勢。而奇絕處。又在故曰一束。各段至此聚齊。然後跌落。至於心三字。如萬弩齊到。故蘇評云。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斡轉筆力萬鈞。一篇十四同字。花蝶相亂。

突○起

○語○頓○挫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
○上○下○收○放○
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激○石○波○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進○一○步○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
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
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
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從嘗美說到不美地步。文氣已頹矣。得是其日夜云云。一筆振起。從萌蘖之生。說到濯濯地步。文氣又頹矣。又得人見其濯濯。一筆振起。蕩夷之中。抑揚秀拔。非大手筆不能。通篇之妙。全在上下收放四字。所謂雙關文法也。前路俱是空翻喚起。一箇養字。不曾下一實筆。局陣飛舞。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九箇字把前兩段一齊撥轉。萬類回生。徐揚貢論枕中書。劈空喻起。飄宕靈忽。如魚熊掌篇是也。此篇亦然。而逐步分截。脈路又變。第

一句。從最後想起最初。無限感慨。此一句自爲一截。以其郊於大國。三句爲一截。其日夜之所息。三句爲一截。牛羊二句爲一截。人見其濯濯。二句爲一截。凡四轉。轉轉有情。此豈山之性。又一轉。此轉正呼吸。首句嘗美意。挽住。凡文有轉筆。無挽筆。如形家所謂行龍不結地也。故必須挽一筆。方結得住。下文急用逆勢。跌入正意。從最後之不存。想起初之尚存。雖存乎人。兩句照牛山首一句。句法變而意實對。惟意對而句不對。文情益復峭起也。此

二句自爲一截。其所以放二句爲一截。插入斧斤之於木。畧照上喻。以後絕不照喻。而句法似同。似不同。隱隱相對。兩川文字之活而不板者。蘇批云。兩段對說。感慨有味。又云。上下收放。上下收放者。其法也。感慨者。其味也。感慨之味。行於上下收放之中。

孟子曰。無提○一○句○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就○入○喻○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

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專心致志
已提明
提請結
原活不盡

兩截若關應若不關。應首云不智，末云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似向似背，活不可言。連用二喻，已將正意洗發明白。卻著一問答語，結水月鏡花。政妙在不明。徐論枕中書一句喝起，便截。

住。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云。翩。然。而。下。用。三。句。點
撥。卽。入。正。意。正。意。亦。只。三。句。兩。矣。字。一。何。哉。極。其
飄。宕。落。到。今。夫。弈。一。段。曲。盡。形。容。妙。在。不。專。心。致
志。五。字。先。於。入。喻。時。提。清。下。文。一。人。其。一。人。兩。兩
相。比。專。心。致。志。字。而。一。處。全。出。一。處。半。隱。半。現。只
寫。其。意。鴻。鵠。將。至。思。援。可。繳。幻。情。幻。境。無。端。變。現。
末。只。一。句。挽。轉。呼。吸。智。字。而。不。專。心。字。面。全。隱。不
現。只。用。非。然。也。三。字。虛。歇。如。紅。日。將。沒。光。映。碧。山。
別。有。異。觀。故。蘇。批。不。答。之。答。意。甚。含。蓄。意。卻。說。明。

在前亦是一結法。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所欲有甚於死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入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

分開
作波

二句
一剛結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本爲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說。先以死生關頭空

說大半篇。竟不知因何發議。此布勢之妙。將入萬鍾。不徑入萬鍾。以簞食豆羹一段跌起。此襯貼之妙。至萬鍾何加。已是水窮山盡處。忽生出宮室妻妾等語。另出機軸。非前半所有。此反覆敲打之妙。○義字一篇之骨。入首兩點出。下文伏而不現。但以所欲有甚等語空翻。至萬鍾句。方再一出。下文又伏而不現。但以受不受空翻。秋水長天一片空明。○前半生蛇渡水。後半明霞互天。一簞食下。將行道乞人與萬鍾人。攪作一團。分拆不開。機鋒利

害。○篇法到一簞食換局。得之則生二句。關合上
下文情。末路單拈死字。尤爲警策。○空靈幻動極
矣。○然其法有可指者。生亦我所欲六句。是反。覆。法。
如。使。人。之。所。欲。八。句。是。跌。宕。法。萬。鍾。則。不。辨。五。句。
是。頓。挫。法。鄉。爲。身。死。六。句。是。迴。環。法。徐。揚。貢。云。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
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

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棘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體有貴賤六句。正講安於中間。以前後八層鼓舞筆端。編籬法也。前四層頓挫。後四層波瀾。本爲大體說。卻將尺寸之膚兼愛兼養。虛翻一番。涵詠得趣。體有貴賤六句。直截喝破。場師三段。與他譬

喻一番商量一番末忽扶起作一勢收仍舊打轉
兼愛兼養意煙波迴環○戴云末路二語如飄風
忽舉驚鳥乍飛妙絕妙絕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
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
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兩層出落
善用誘筆

標孟卷之六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
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
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
廬子不能對、水孟起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
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再引喻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
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

不折之折

精
奪之食則得食不紆則不得食則將紆之乎踰東家
牆而搜其處子則得妻不搜則不得妻則將搜之乎
翻簸玲瓏文家清品岑樓鉤金連引兩喻濯濯新
拔。於答是也何有便當以往應之曰緊緊接上
中間數段是先打得屋廬子胸中玲瓏然後教以
往應最是文章頓挫妙處亦是空中布勢處。取
食之重一段。只用輕重字空翻不離本色。奚翅
食重比問意硬進一步欲取固與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

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
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
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
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
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
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
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
桀而已矣日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

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

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一篇水窮雲起文字。結尤古怪。物有雙則境濃。單則淡。故淡題喜濃。寫濃題喜淡。寫前段單說小弁題之淡者也。憑空撰出越人關弓。其兄關弓如許議論。後因小弁連及凱風題之濃者也。便將兩項自相賓主。本色掃去。更不生枝布葉。自有長袖善舞之勢。當於此悟破文家機軸。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

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
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
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于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上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

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

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
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
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

絕處逢生

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以逐屑次第吐出，故佳。若一口道破，何味。妙在孟語仍舊，囑圖而正意，寄在屋廬子口中道破，似波瀾似正講，妙妙。戴云：鏡花水月，可玩不可卽。屋廬子悅，或問之。七箇字似隱似現，似斷似續，妙不容言。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

暗從名實
未加轉出
一論具大
辨才
明快至此
更有何處
下得轉語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
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倒插五就湯
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
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
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
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
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嘆不用
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

衆人二字
劈面一掌

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
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
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
知者以爲爲肉也。共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
也。

三問三答。淳于總要侵到孟子身上。孟子總只閒
閒開說。不沾上身。而巖巖氣象。自見此之謂不辨
之辨。淳于語風發泉湧。孟語水到渠成。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措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撻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

誓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

書法雖然
○慎子勃
然不悅正
與魯欲字
對針書法
又踴然

從分封說
來伏王者
案

跌起二句
作波

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
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
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
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
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
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
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於仁而已。

殺人以求四字。是章骨。百里不百里。俱非實話。不過借來作勢耳。鼓煽極大。初云殃民。後云殺人。進一步語。初云教民。後云事君。亦進一步語。天子之地。至在所損益。凡三浪頭。具大縱橫。不千里不足云云。欲說多。不得先說少。不得絕妙機鋒。結局三句。堂堂正正。若與前路不相縮帶。結法之最高者。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載○上○生○下○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

十○字○句○

夫貉五穀不生惟豕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喪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七○字○句○

五○字○句○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
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對說
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善用閒法。隔法。故筆陣滅沒。意在戒重歛耳。只
末一句是正位。前路一番問答俱是假說。古人著
書布勢立格。往往如此。先言無城郭宮室云云。
轉一語云去人倫無君子。又轉一語云況無君子。
一步緊一步。一結莊嚴。大貉小貉。大桀小桀。干
右妙論。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

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
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
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譏諂而諛之人至矣與
譏諂而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
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
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
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

不字處

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

而○死○於○安○樂○也○

忽○帝○王○忽○豪○傑○忽○天○忽○人○忽○國○家○忽○生○死○起○落○跌○
斷○突○兀○離○奇○讀○一○過○長○人○精○神○生○人○氣○骨○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標孟卷之七上

新安汪有光謙子甫評

弟汪有聲駿子甫校

孫汪錫灝素書甫編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
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獨孤臣孽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
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
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豕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御不說出

本是經濟常談、不安聖人治天下五字於前、便自突兀。民非水火不生活一句、不知何處來。昏暮叩人之門戶一句、又不知何處來。得此數句、滿篇驗宕有神。暗點使菽粟如水火之方、在首次點水。

火次點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格法純用
逆○昏○暮○叩○人○之○門○戶○三○句○閒○處○著○精○神○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
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
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忽登山忽觀海忽遊聖門忽觀水觀濶忽日月忽
流水寫得如許離奇滅沒忽用兩句正語關鎖爲
一篇之鎖如碣石一山當住海口真大觀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

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轍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族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節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
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
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
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
忘天下。

奇文驚鬼膽。高論破天荒。如此奇文。更何必論事
論理。尤妙在出之以莊。出之以決。渾身是膽。

不

了
結
繁

二大士對談不必盡解但知其妙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

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

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

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

似也

主只廣居一句借王子影出凡作三層段落一層

泛論而畧帶王子二層就王子上帶出廣居三層

併王子廣居二俱不著另換出一世界戴云安章
頓句莊周似之。羚羊挂角。章首安望見二字
此一篇遠體所從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
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林之喪猶愈於已乎孟
子曰是猶或紵其見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

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章首點一句齊宣王欲短喪接以公孫丑孟子問答是小出脫王子以下是大出脫讀此種文字胎骨欲仙。一篇檀弓文字章法句法字法無不神肖疑檀弓倣此而作者。欲終二語恐王子未必能自寫出。入王子處先點事後點問筆法大妙。○波瀾甚長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

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問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

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繼小功

之察放飯流噉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標孟卷之七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

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
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
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
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

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

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
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游
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一篇寫影文字專取遠體不著其人言而言其
風又不言其風而言聞繪花繪香繪月繪光而況
於親炙之者乎一掉意在筆先勢來天外○聖人

百世之師也。空中一拳。伯夷柳下惠是也。倒插梅花。故聞一段。離鏡取影。奮乎三句。兔起鶴落。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象王回顧。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怒龍掉尾。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豬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開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筮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伊秉字紫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敘馮婦事閒冷曲至絕不出正意更高。卒爲善士則之野七字清絕。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荳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

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卽後充字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能充無穿窬下奇峯疊見如一林存筍觸地而出可謂秀絕○充無穿窬已峭刻無受爾汝又峭刻

言。詭。不。言。詭。更。峭。更。刻。已。開。韓。非。氣。脈。仁。義。並。舉。雙。來。單。受。參。差。入。妙。而。筆。氣。又。何。淋。漓。乃。爾。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

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椽
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
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
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

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

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

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

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

伏○循○子○之○後○也

一○步○進○一○步○

丁○思○狂○矣○

了正字案

了。則。字。案。

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蹢蹢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閻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本論狂士御得狷者來陪說文情便不冷淡無端轉入鄉原天外飛來卽就鄉原中急入狂狷一段借鄉原寫狂狷語作鄉原自寫海影倒翻不可名

狀過此以下。竟將鄉愿直講到底。若與狂狷了不相涉。然句句講鄉愿。句句是反影狂狷。真是水中鹽味。色裏膠青。似此境界。韓柳歐蘇一輩人未夢見在。何以是嘍嘍段。倒文也。若順之。當云何以嘍嘍。曰古之人古之人。言不順。行行不顧。言踽踽涼涼。段又倒文也。若順之。當云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行何爲踽踽涼涼。孔子曰。過我門。二十七字。是孟子引來。作思狂狷波瀾。屬上文看。篇法大妙。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四○篇○變○換

突○入○一○層○新○意

妙在插入若禹皋若伊尹若太公三筆便如美女插花臨池欲笑若無此三筆則一篇文字有縱無

橫○未○免○孤○幹○擎○風○結○句○花○光○月○影○不○可○把○捉○尤○是
無○上○神○品○閱○此○一○過○再○看○莊○周○馬○班○自○序○便○是
儻○父○頭○面○凡○作○大○文○字○全○要○議○論○正○氣○骨○高

標孟卷之七終